

秋暝

余荫铠

1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2

中午房间的门被大风吹开，端崖是在散漫的雨点中醒来的。

好开心啊。端崖突然地，开心极了。

他站在床上激动地看着窗外足球场上的波浪，想起主席先生悲壮的诗。这和去年高考时的天气一模一样啊！是很大的雨了。肃穆的雨。洒脱的雨。武士的最后一战。

“和去年一样啊，”端崖的室友黍离说，“我可以在考一次数学竞赛和生物竞赛了。”不，不是黍离说，他是躺在床上，端崖来到他的房间对他说的这些话。这样大的雨端崖是淋过的。去年的夏天吧，他还在读高一，高考后的某个周末，在学校附近的大学实验室做物理实验，回来是淋着雨的，然后晚修请假回宿舍洗澡。前几天端崖也去做实验了啊，将将下雨的时候从寸金桥公园狂奔过去，同行的雨霖说好爽啊，是的，像热带雨林中的小鹿，树叶间落下的雨滴是他的香水。端崖在实验楼下读诗，在这之前雨下了下来，不如今天的雨大但也不太小。似乎那天没有进实验室，但端崖不想回学校了，他读的是海子，死去的海子。

他说 风后面是风 天空上面是天空 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死去的海子啊。他爱过四个女人。死在 25 岁。

1

他写 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他是自己尊贵的王。

做一个幸福的房子吧，端崖说。房子。他有一个女孩，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3

秋水流淌着的时候，风吹树的叶子，草在结它的种子。

端崖的女朋友叫秋水，他突然很想给秋水读一首诗。

“我甚至相信你拥有整个宇宙/ 我要从山上带给你快乐的花朵，带给你钟形花/ 黑榛实，以及一篮篮野生的吻/ 我要在你身上，做春天对樱桃树做的事情”

“好啦！停。你别给我读这些了，我不喜欢。”秋水鼓起嘴。

“可是你之前说不喜欢听那些悲伤的句子，那我现在读的可都是美好的句子啊……”

“哪里美好了？我听不懂。你有什么想说的不会直接说嘛？我最讨厌你这种……酸酸的样子。有什么好卖弄的，你有本事把平常的话说得很美好，这才是了不起呢。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信，写的都像是分手信。你看看我同桌的男朋友写给她的……”

“嗯，我知道了。”端崖想要停下。

“那你倒是说啊。”秋水真的急了，为什么他和电视剧里的男主差这么远。

“说……噢……嗯，我爱你啊！”端崖将手掌搭在秋水的头上，露出她喜欢的宠溺的笑容，他很认真。

秋水笑了，笑得可爱。秋水本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她用双手按住自己的脸，她可不想在端崖一句话面前露出这样花痴的笑容，这太傻了。她一边保持着这个姿势，嘴巴被压得读起来，对端崖说：“喵喵肚子饿了。”

“乖，大狗狗去买零食。”端崖觉得秋水实在是很可爱啊。他离开了教室。

雨还在下。

端崖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秋水爱吃的小老板牌紫菜。秋水抬头看着教室平台放映的电影，视线被端崖高大的身体挡住了。

端崖说“你们班居然在放动画片噢，又不好好学习。”

秋水只是伸手抢过了紫菜，歪歪脑袋，“我很讨厌有些人总是把动漫和动画片混为一谈。”

端崖这才转过身，屏幕里对视着一张像香蕉一样长的猴子的脸，好像是去年的国漫电影《齐天大圣》，端崖和她妈妈一起去电影院看过的，作为每周末的“亲子互动”项目。“噢，对不起。我刚刚没看到放的是这个。我刚刚只是听到身后传来的配乐，是汪峰的《怒放的生命》，居然有动漫配这个，有点神奇。”端崖说。

秋水说：“哪里奇怪了，人家在放一些比较励志的回忆，配这个有问题吗？而且我刚刚没说你，是我妈妈在家里总是把我看的柯南叫做动画片，真的太没见识了。还有有时候在电视上少儿频道看到那些日漫，真的是……动漫和动画片是不一样的好吗。动漫哪里是给孩子看的。”

“柯南确实是可以给小朋友看的。”端崖知道秋水最喜欢动漫就是名侦探柯南，他自己初中的时候也看过。“我是说，它受众比较广，不太一样。”

秋水说：“嗯，对。而且也可以给成年人看，它的很多推理成年人也喜欢看的。”

端崖搬了张凳子坐在秋水课桌的对面。他半伏在桌上，就和秋水一样高了，端崖看着秋水小小的手，以及秋水手背上的浅浅的绒毛，她真的很可爱啊，端崖想。端崖没有说话，秋水低头做数学题，端崖看她做。秋水遇到不太会的题的时候写字会比较用力，不过学期末的时候秋水的练习册往往整本书，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都是力透纸背的，每当这时候秋水总会嘲笑端崖写字轻飘飘。

“端崖，如果早几年高考改革的话，我肯定就选日语了。”秋水的思绪还没有停下。

“学日语吗？会比较难吧……并不像教育机构的广告说的那样轻松的。”端崖接话总是慢吞吞地，他把下巴放在桌上，看起来心不在焉，其实他挺认真地搭着话。秋水伸手扯端崖的胡子——端崖总是莫名其妙地不太想剃去他的胡子，虽然他还没长胡子的时候一直认为像小孩子一样光秃秃的下巴好看得多。秋水扯着他的胡子的时候喜欢叫他“大狗狗”，同样莫名其妙地。

“我觉得我看过许多动漫，也能讲一些日常的用语，而且动漫里的台词只要不太长的，配合上语气我大概也能猜到什么意思，不是挺有优势的么？学英语才难呢，竞争多激烈啊。”秋水说。

端崖说：“你知道考试和这样从动漫里学的是不一样的，不管怎样，毕竟日语教学也刚开始发展，像我们湛江这种小城市，资源肯定跟不上珠三角的。特别是小众的学科，资源真的很重要，就像……我的物理竞赛一样。”

秋水说：“才不是呢，最重要的是兴趣。有兴趣的话，再困难都不是问题。”

端崖说：“那你选的文科呢？你不是说我们学校的文综水平远远比不上珠三角吗？”

秋水说：“我对文综又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法律，这和高中的文科有什么关系？”

端崖说：“确实没什么关系，但是你得让自己喜欢上文综才行啊……毕竟高考考你的是文综。”端崖觉得这显得很奇怪，今天居然是他对秋水说这样现实的话，而往日里总爱做白日梦的家伙明明是他。

少有的沉默。

秋水端崖挺喜欢沉默的，他向来不擅长与人直面交谈，尽管他很喜欢写文章，即使是有稿的演讲也不差。他喜欢在自习课的时候和他的同学城子一起靠在走廊的扶手上讲讲哲学，他们聊一句便沉默一会，一节课也许能讲上十句话，那是高二时的事情了，端崖喜欢这样。不过他在秋水面前可不敢这样，秋水会说他心不在焉，秋水厌恶沉默。

正是秋初的雨水停得这样快，端崖看着学校湿漉漉的足球场，也许在今天日落前就能晒干，令他想要去躺一躺。他想起他的朋友荒舌。端崖第一次躺在足球场上看星星就是荒舌带去的，那天晚上荒舌说起他初中时的女朋友，“我从身后抱住小笨蛋，对她说：‘你数天上有多少颗星星，我就亲你多少口。’她就数，‘一、二、三……’”荒舌，荒舌。那是一个知道天上有多少颗星星的男孩。端崖停了两个月的课备战物理竞赛之后回到教室没有找到荒舌的座位，据说他上高三后请了一次假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休学了，端崖没有发短信问他，因为他是荒舌。

“我刚刚想象了一下我说日语的样子，我觉得很好听诶。”秋水打破了沉默，或许实际上那段沉默并没有那么长，也许只是端崖后来再回忆此时的臆想。端崖总爱臆想。秋水说他记性不好。“我又想象了一下你说日语的声音，好难听啊。”秋水双手托腮看着他。“你讲几句话试试看，我听听你适合什么语言。”

“你——好——”当然是适合中文啊，端崖想。他一板一眼地说：“你——真——的——好——可——爱——呀”

秋水想了想说：“你适合讲法语。”

端崖说：“你还会法语啊？这么厉害。”

秋水说：我不会啊，我只是听音色嘛。“

端崖说：“噢——那你以前还说我适合唱歌呢。”

秋水说：“说你适合又不代表你会唱。”

端崖说：“噢。”

秋水说：“呐，端崖，如果你有机会再选一门外语，你就没有什么想选的吗？”

“嗯……如果要我选的话，我会选粤语吧。”端崖依然很认真地对秋水说。

秋水惊讶地说：“怎么会选粤语呢。粤语有什么用啊。而且我说的是外语——”秋水将尾音拉长，不满地看着端崖。

端崖说：“这样我就可以听懂粤语歌了，”端崖是最近几个月才开始停听粤语歌的。他喜欢 Eason 的《一丝不挂》，他每次听到 Eason 唱“但我拖着躯壳发现沿途寻找的快乐仍系于你肩膀或是其实在等我舍割然后断线风筝会直飞天国”时总是想象着是城子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箕踞鼓盆而歌之，尽管事实上城子并不会粤语。“同时，中国的古汉语也是更加接近粤语的，这样就能让我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了。”端崖还补充：“而且还方便我买菜的时候砍价呢。”端崖笑。确实，人在广东而不会粤语常常吃亏。

秋水说：“你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就呆在广东整天买菜或者卖菜？你学一个方言有什么用，难道你以后就一直呆在一个地方发展吗？”

端崖说：“不是这个意思……方言还是有很多文化价值的嘛。”

秋水插嘴：“我哪里问你什么文化价值？我是指有什么外语会对你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帮助，比如学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你以后就有可能在那些地方发展啊。你讲的都是什么屁话。”秋水用怒气冲冲的眼神看着端崖，说完还有些喘气，鼻息将垂在脸前的几根头发吹起来。端崖不喜欢这样，秋水在这个时候是不可爱的，而不是所谓的“奶凶”，不过他未曾敢对秋水这么提起。

端崖说：“外语的话……我可能会选……日语或者拉丁语。”

秋水说：“拉丁语是什么鬼？”

端崖说：“诶？拉丁语就是古罗马的语言啊，现在的许多语言，比如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也都是由拉丁语发展过来的。”

秋水皱眉：“所以这个语言已经没有人在使用了？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呢。”

端崖说：“好像有些地区还在使用……不清楚。学拉丁语的话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西方文化吧，我刚刚说日语也是因为想要了解它的文化，日本的文化就更有意思了。而且这样看许多原著都不需要译本了，他们译得不好，毕竟文化差异确实很大。”

秋水真的生气了：“你怎么总是不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好烦啊。你好讨厌！”秋水把自己的头发抓得乱糟糟的。她真的不可爱，端崖想。

端崖感到莫名其妙：“你问的问题？嗯……对我的前途有什么帮助的话就是可以方便我更好地学习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吧，这挺有用的对吧。”端崖解释着。“喵喵乖，别生气了

好不好。”

秋水说：“我不想说这个了，别说了！”

端崖说：“好好好大狗狗错了，那我们说点别的吧，不说这个了。”

秋水让他滚。秋水不想说话。

4

端崖挺害怕秋水生气的。女人生气的话，要哄。但端崖总不认为那时的秋水是可爱的。端崖对此抱有负罪感。

雨后起了风，端崖的外套拉链拉到了脖子处。端崖一直把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这样他的手就和外面的世界隔了一层口袋。

就好像他和那个世界隔了一层口袋。

他就这样把手放在口袋里听语文课，双肩向前耸，屁股往前坐，右肩胛靠在椅背上，歪斜着上身，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端崖想用“严实”来形容这个感觉——他很严实，像是被裹了起来；世界也很严实，被他裹了起来。老师站在讲台上饶有兴致地讲如何按照字的平仄来读一首诗。端崖没有什么兴致，他想起前些日子学的扯淡哲学，“人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在草稿纸上写：“人不会两次爱上同一个人。”老师叫他起来读将进酒。端崖鼻塞，读得特悲壮。不像李白是用那么豪迈的语言来浸出他磅礴的悲伤，端崖本身就很悲伤。读书的时候端崖还是把左手放到了口袋里，右手因为要拿着课本并且不让老师显得太尴尬只好放出来。他还是感到严实，像一只坦克开进了长满了刺的花园，多么幸福又怡然自得。端崖突然觉得《将进酒》这首诗用“凄凄惨惨戚戚”的调调来读更好，喉间还要带些寒风中的颤抖，这样更能体现李白诗中欲盖弥彰的豪迈，而李白的豪迈中又有欲彰的悲伤。这还真是棒极了，声音本身就极具画面感——街边卖火柴的小男孩喝着廉价的冰啤取暖，他背着李白的斗酒十千，醉倒他身后苍白的墙壁和潦倒的浊酒杯。

下课后去找秋水。

后来端崖还是哄好了秋水。代价是今晚在饭堂吃饭用他的饭卡。不过好像平常也都是用他的饭卡，秋水的钱是用来买零食的。不对，零食一般也是端崖买的。这次是秋水给他一个

台阶下。

秋水吃饭的时候不喜欢用筷子，吃什么都用勺子舀。端崖坐在秋水对面，他觉得秋水很可爱。端崖看着秋水用左手捏住鸡腿摁在盘子里，右手肘抬起来，手上用力抓着勺子，想要把鸡腿上的肉切下来。端崖对秋水说，你这样看起来像是在吃西餐的时候切牛排的样子。秋水终于切下了那块肉，舀进嘴里动作可爱极了，也许是因为秋水的嘴巴比较小，或者勺子比较大。秋水说，哪有，我吃西餐的时候动作有这么粗鲁吗。端崖说哪里粗鲁了，我只是说你很可爱。秋水说我吃西餐的时候才不会这样子呢，吃西餐的时候这只手拿的是刀这只手拿的是叉子好吗，你吃过的西餐有我多吗，我初中的时候每周都会去吃一次西餐，切。端崖说，嗯对。女人的话真是喋喋不休呢，他想。秋水说以后如果有空的话要开一家西餐厅。端崖说你什么店都想开一家啊。秋水说，难道不可以吗，那你开一家，你干活，我天天吃霸王餐。端崖说好。

端崖送秋水回家，路上买了秋水爱吃的小老板紫菜。

秋水开心极了，她说今晚回去打电话。她想了想又说，她会给第一个打电话的人表白。

仿佛将热水器的模式从“夏”拨到“冬”，秋天就真的进入高潮了。

端崖蹲在浴室的地板上让花洒的水流过全身，暖和得让他不想出去。端崖胡思乱想。他想起前几天是弟弟的周岁生日，妈妈请了一百个人在素食餐厅吃饭。那里热热闹闹的，像是浴室里的流水。他想在他未来的婚礼上，是否会有这么多人呢？他不会喜欢这样的场景的。可是他又像，高山上太冷清了，大海太孤独了。他想要一半的温暖和一半的清凉。他想，那总该是个晴天吧。他蹲在花洒下认真地想了想，想象不出他要的那个样子，也许是今天的脑子不太适合活动。思绪戛然而止了。

他关了水，离开浴室。

他来到公寓里小小的客厅，茶几是教室里搬来的旧课桌，灯光也不甚明朗。有飞蛾在飞。

端崖在茶几“配套”的椅子上坐下，上面还有“前人”用涂改液写上的，“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茶几对面正在喝汤的黍离问：“要喝猪脑汤吗？”

端崖伸手接过白瓷碗：“谢谢。”

端崖拿出妈妈给的蜂蜜，问：“要喝蜂蜜吗？”

黍离拿出一个空碗：“给我来一点吧。”

端崖倒蜂蜜给黍离，对他说：“你自己加一点水。”

黍离说：“不用了。”他直接喝了一口。“这还是第一次直接吃蜂蜜。”

端崖说：“会不会太甜了？”他自己也试了试。

是太甜了。

他们拿空矿泉水瓶里存放的花生米吃。黍离说：“化学竞赛好像出成绩了。”

“冯宇琛进省队了没有？”端崖问。

“没有。邓义圣进省队了。”

“哦。”

“虽然他说考得很差，但是他应该是对完答案之后没有什么出入的，这种程度才能进省队吧。”

“嗯。”端崖喝汤。

端崖突然想起来了。他进了自己的房间。

5

端崖赶快拿起放在地上的充电的手机。关灯。

这个手机是老款的诺基亚，是秋水让端崖偷偷买来放在公寓里，可以晚上打电话。他打开通讯录，只有一个号码，备注是“喵喵”，他打过去。

端崖觉得方才跟黍离说话的那种语气是太平淡了，他调整了一下，“好啦，你可以表白啦。”

“啊？什么表白啊？我有说过这种话吗？”那头的声音可爱极了。

他在黑暗中撇撇嘴，“是你刚刚跟我说，要给第一个打电话的人表白的。”

“那……你不是第一个咯，我刚刚给我妈妈打电话了啦。我跟她表白说，我头好痛啊。”

“不是应该说刚刚买的紫菜好辣吗？”这样便好。

“啊对对对紫菜好辣好辣好辣昂嗯哼……”

“快去喝点水吧。”不费气力。

“嗯。已经喝了。”

“乖。”端崖很温柔。

“你是一头猪。”秋水的声音让端崖想起她嘟嘴的样子。

“这算是表白了？”

“嗯，‘表白’本就是说出实话的意思嘛，我用的是引申义了。”

“有道理，确实是实话。”端崖躺在床上，口袋里的钥匙滑落出声音来。

“你是一只狗。你是……我养的狗！”

端崖觉得自己真的像一只狗，懒洋洋地趴在枕头上。“那你是我养的猫咯？”

“不，我是野猫！”

“哦，那你就是一只被自己家的狗养的野猫咯……”

“怎么听起来像是在骂人啊。”

“这是你说的嘛。”

“端崖。”

“嗯。”他记起她说他的声音沙沙的很酥，那时的她躺在他的怀里用手摸他的喉结。

“我爱你。”

“我也是。”

“说完整。”

“我也爱你。”

“三个字。”

“我爱你。”他又加一句。“mua”。

“——您的账户余额已不足一分钟通话，请及时充值。”端崖的手机里传来机械的女声，是运营商的自动提示。

端崖说：“我手机里没话费啦，要晚安了。”

秋水说：“不要嘛。你去借黍离的手机打过来。”

秋水挂了电话。

端崖敲黍离的门：“借一下手机，我想打电话。”

黍离说：“不行，我要学英语。”

端崖说：“只借十分钟。”

黍离说：“你之前也是这么说，但每次都用一个小时。”

端崖说：“这次保证十分钟。不行你就过来抢。”

黍离还是把手机借给了他。“真的只能借十分钟哈。”

端崖回到房间，关上门。按下秋水的电话号码，秋水马上就接了。

端崖说只能打十分钟，秋水说好。

“我今天上政治课的时候做了一个白日梦。”秋水说，“我梦到你被绑架了。”

“啊？”

“你被两个男人绑到了河边，你的手被绑了起来，他们准备把你一脚踹进河里。这时我就英姿飒爽地出现了。我霸气地对他们大喊——”

“小声点喊，大晚上的。”

“哈哈，我又不是真的喊嘛。他们脚都已经抬起来准备踹你下去了，我大喊：‘你们要是敢碰他一下我就让你们后悔一辈子！’然后他们就冷着回头看我，发现居然这样一个矮矮的小女孩单枪匹马大言不惭，这不是来送死吗？我冲了过去，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我想割断你手上的绳子，但是……割不断。我就把刀给了你让你自己割。那两个歹徒回过神来想要抓住我，我就——因为是白日梦嘛所以很荒诞的你别笑啊——我就变身了。你猜我变成了什么？”

“大象。”

“怎么会是大象呢？”

“猫。”

“嗯，很接近。”

“老虎？”

“嗯，没错！其实是猫妖，又因为是猫妖的王，所以头上有一个王字，就变成老虎了。然后我就变得很高大，一掌把这两个人拍到地上。然后他们就十分惊恐滑稽地落荒而逃。然后我就转过身来看着你。噢我刚刚把刀给你的时候跟你说了句，‘我待会要是失去意识了你拿刀捅我。’我抬起爪来正准备要拍你，可是你一点都不怕，你觉得我的样子——好可爱啊。你定定地望着我的眼睛。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眼前的这个东西要看着我。这样我就冷静了下来，变回了原来的样子，恢复了意识。其实那两个歹徒带了刀，我拍他们的时候被刺伤了，变回来之后就伤得很重，留了很多血，倒在血泊中。你就很着急地把我抱起来送去医院了。”

“你对我真好。”

“讲得不错吧。你以后不是想当作家吗，你也可以写这样的故事呀。”

“嗯，会的。”作家，作家。

“那你也要写给别的女生看呀……”秋水变得失落的语气。

“那不然呢……噢，我只写给你看。”只能这样回答了。

“嗯，只许写给我看噢。不许给别的女生看你写的东西。”

“好。”

“端崖，如果我真的是一只猫妖，你会不会不要我了？”

“很可爱啊。怎么会呢？”

“你会离开我吗？”

“不会。”

秋水没有讲话，端崖等她。

“你会永远陪着我对不对？”秋水突然说。

“嗯。”也许。

秋水又一次沉默。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

“当然啦，会的。”自我沉溺吗？

秋水继续沉默。

“就只是在一起吗？”

“嗯？还要……怎么样呢。”端崖其实不是不想说的。

秋水不说话。

端崖说：“我会娶你，我们会结婚。”他说得很清楚。

“真的吗……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噢，我不怪你。”

“真的。”

“嗯！”秋水的声音很开心，“会有很多人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不只是亲人，现在的老师、同学都要来。我们会生好多孩子。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嗯，嗯。都可以啊。”

“还是男孩好。”

“嗯，那就男孩。”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

“为什么是男孩呢？”

“因为女孩长得像我的话就太可爱了，你到时候就不喜欢我了。”

“哈哈，不会的，只有你是最可爱的啦。”

“嗯。”

“一言为定。你要对我负责。我很认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一言为定。”从开始就注定了的，并非可选择。

“没有你我会死掉的。”

端崖沉默。“嗯。我会一直在的。”他说。

“你好冷漠。”秋水说。

“是因为要还手机了，我们要快点说晚安，不然来不及了。”端崖说。确实如此。

“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假的。”

“没有。”端崖说。

“你真是个渣男。”

“就像电视剧里的男二那样，抛弃妻子。”

“我都看到了。”

“你又沉默。我说过我讨厌沉默。”

“你是不是故意听不懂我讲话？”

“你根本就不爱我。”

黍离真的来敲门了。“已经十二分钟了，你又不还给我。下次不借了。”

端崖说：“喵喵乖，我爱你。晚安咯。”

秋水说：“那你证明给我看啊。”

“要换手机了，明天？”

秋水不说话。黍离在敲门。端崖没敢挂电话。

“不想分手的话马上过来。”秋水挂了电话。

黍离把手机拿走了。

6

这是第几次了呢？像这样行走着的晃荡的月亮。

好孤独啊。

端崖好像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和秋水一起走在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林海雪原。北风

在耳边呼啸着。她拉住他的手，用只有他才听得到的声音轻轻地说：“我冷。”他把手伸进她的羽绒帽里胡乱揉了揉，“别怕，有我在。”他将身上最厚的羽绒服脱下来让她穿上，“还冷吗？”他问。她点点头。他又将一件羊毛风衣披在她肩上，她抱紧了他，手指指着 he 仅剩的一件外衣——是她送给他的圣诞礼物，“我要这个。”他笑了，把这件棉外套轻轻披在她身上。“真暖和。”她将脑袋依偎在他怀里。他只穿着一件洁白的衬衫，行走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可他却并不冷，一点儿也不。

秋水依偎在他怀里。你要对我负责哦。温软的鼻息软过了枕头，以及软软的，软软的秋水。这是第几次了呢？我会娶你。请大声一点吧，不会被听到。漆黑的窗帘没有动。汗流了下来，以及不是。痛啊，我的头发。是光滑的。袜子也要脱掉。她抓他的手，想不想呢。请快点起床吧，他进了门。门被敲了很久。明天早上叫我，她把钥匙给他。

秋水站在楼下了。是不是足够投入才有权利割舍。星辰小姐，这是我们的孤独。孤独又怎样呢。秋水是站在楼下了。爱在于束缚呵，美丽才在于非永恒。请好好经营噢，星辰说。星辰啊，星辰。她只是很像你。秋水又哭了，在那个走廊。星辰你不要去找她。端崖很爱秋水，星辰是这样说的，她很适合你。把我的信都还给我吧。寂寞本是他的灵魂，日月会是他的伴侣。请为你过去的选择负责。你要对我负责，秋水说。我说分手的时候你不能答应啊，秋水说。可是，可是。星辰是属于大海的。我也想亲自去看看大海啊。那又怎样呢？明明我什么都没有做错。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吗？我倒不愿被拯救。因为易逝，所以美丽。秋水说你要男孩还是女孩？新娘不是秋水的脸。星辰小姐，你不愿被束缚，你痛苦，你。可是你转身便不痛苦，不痛苦了？她只是很像你啊。你内疚去吧，我的痛是我的。秋水说你不许转身噢，我说分手不过是气话。可是我等了那么久啊，你都没有进来。端崖继续往前走，这次是秋水在等他。这是第几次了呢？非永恒之唯美。有时，有时。你像一朵罂粟花。那是第几次呢，秋水说你滚。端崖想起来了，他的婚礼在一片苍茫的白色中举行，天地都是白色的，混沌的白色，一半温暖一半冷清的颜色。很久之前，秋水问超过星辰了吗？新娘不是秋水的脸。端崖没有说没有。是从那时开始注定的。明明没法选择，什么叫对过去的选择负责。秋水真的很可爱。请让端崖跪下来，跪下来。沦陷于此。不是第十次。秋天十一个秋水对他说，你走啊，你走。孤独的端崖，快走吧，自有你会留下。你是一所房子。我他妈的只是个普通的高三学生啊。秋水还在等着吗？他看不到了，是月亮太亮了。一定是的，这样就不会有星辰了，因为太亮了。秋水叫他太阳呢。

快走吧。

端崖听话地转身。

夜晚的马路，两架摩托车飞驰而过，男孩们搭载各自的女孩，以及后座传来的在巷子里回荡的尖叫声。蹲在路边店男人站起身，按掉诺基亚经典的手机铃声，说起听不懂的方言。就是这样安静啊。

秋水就站在楼下等着端崖，不解地看着他转身离去了。

后来秋水还是去找端崖了。

她来到这所公寓，推开端崖房间的门。端崖的房间很大，阳光从半开的窗户照在地板上。没有书桌，没有椅子，没有柜子，什么都没有。只有角落里一张窄窄的铁架床上铺了一席几天前睡过的床单，以及叠好的被子。房间正中间的地面上放有一只诺基亚手机，长长的充电线一直连到墙边的插座上。

简陋得像随时准备离去。

她回头。

端崖在门口，说：“我回来了。”